

零时差·YA书系
阅读与世界同步

蟾蜍和宝石

[美]海瑟·汤姆林森 著 蔡鑫 译



● 根据童话奠基人法国作家夏尔·佩罗的《仙女》改编 ●

蟾蜍和宝石

[美]海瑟·汤姆林森 著

蔡鑫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蟾蜍和宝石 / (美) 汤姆林森著; 蔡鑫译.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6.1

(零时差·YA 书系)

ISBN 978-7-5568-1464-0

I. ①蟾… II. ①汤…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2557 号

TOADS AND DIAMONDS

Copyright©2010 by Heather Tomlinson

First published b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5-0236

蟾蜍和宝石 (美) 海瑟·汤姆林森 著 蔡鑫译

编辑统筹 魏钢强

责任编辑 连莹

特约编辑 刘晓静

装帧设计 费广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印 张 16.25

书 号 ISBN 978-7-5568-1464-0

定 价 2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5-92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12056

麦克米伦世纪 全称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由全球最大、最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之一的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共同注资成立。

北京麦克米伦世纪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庚坊国际 10 层
邮编: 100088 电话: 010-82093837
新浪官方微博: @麦克米伦世纪出版

致贝瑟尼

迪丽芭妮

第一章

智慧、好运、死亡——
神蛇究竟会赐给她哪种命运呢？

迪丽芭妮向阶井^①跑去。她扶稳头顶的空瓦罐，迎着刺眼的光亮，在深深的车辙间飞跃。粉红色的裙裾拍打着她的小腿，乌黑的长辫在她肩上跳跃。她光着脚踩在淤泥里，好在泥水没有溅到身上。昨夜，女神巴基娅^②驾着神虎战车驰骋苍穹，驱散了娜格哈莉的布雨之蛇。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迪丽芭妮毫不在意脚下的污泥。

她跑得气喘吁吁的，一路上，各种各样的气味钻进她的鼻孔：泥土的清香、花草的芬芳、咖喱扁豆的香味儿——这让她倍感饥肠辘辘……塔娜姐姐还在等着她取水回去做午饭！其实她们家院子里有一口井，不过那水又酸又涩，只能用来洗脸浣衣。更糟

① 阶井：古代印度文明的一种标志性建筑物，一般为位于地下的蓄水深池，周围筑有石阶供人上下通行。

② 巴基娅和下文的娜格哈莉分别是本故事中的幸运女神和蛇之女神。

的是，迪丽芭妮今早忘了给饮水罐续上自圣井里打来的水——这可不是头一回了。

迪丽芭妮今年十五岁，已经得到了一对金手镯作为未来的嫁妆。继母希莱尔妈妈叮嘱她，像她这个年纪的姑娘，不能再虚度年华，尽顾着在沙地上画些小猫小狗逗邻居家孩子玩了。迪丽芭妮拉高裙摆，露出膝盖——这样能跑得快点儿。反正希莱尔妈妈不在这儿，不会骂她光着腿的样子像个清扫工。

她左闪右跳，跃过一个个水坑。穿着花衣裳的青蛙四处奔逃。在这里，它们是幸运的象征。忽然，她注意到泥潭里有动静：一只四脚朝天的乌龟正拼尽全力想翻过身来。

“你怎么啦，小妹妹？”迪丽芭妮说着，伸出一只脚把它翻了过来。她站在那儿，想看看乌龟有没有受伤。小东西不紧不慢地划动粗短的四肢，在泥水中连游带爬起来。

“懒——姑娘。”一个尖尖的声音颤悠悠地传来。

“谁？”迪丽芭妮环顾四周，头上的瓦罐险些掉下来，“出来！”她身后是一条路，径直通向石墙围绕的古拉斯镇，镇子的大门上绘着几朵莲花。她前面，是一个牵着牛的小男孩儿。

“懒！”嘲弄声越飘越近，“懒姑娘！懒姑娘！懒！姑！娘！”

芦苇丛中闪动着一缕黄色。迪丽芭妮弯腰朝那里瞧去，同时紧紧抓住了头顶的瓦罐——家里的罐子都已被她摔碎，这是仅存的一个。是只皮尔翠特^①——它正拍打着雪白的翅膀，用乌黑晶莹的眼睛打量着迪丽芭妮。只见它金黄色的脖颈一伸，又吐出两个字：“懒！懒！”

“也祝您安好，皮尔翠特大人。”迪丽芭妮说，“在外面玩儿

① 印度特有的一种鸟类，叫声恰似英语“lazy girl”（即“懒姑娘”）。

得还高兴吧？这儿可潮湿得很哪。”

“懒！”鸟儿还是这样说。

“怎么，阿尔瓦总督是看古拉斯人忠心耿耿，所以派小鸟来跟我们聊天吗？”迪丽芭妮歪着头说，“他的制服跟您倒是蛮搭的，阁下。”

小鸟又飞到另一株芦苇上。苇秆被它压弯了腰，在浑浊的水面上摇摇晃晃。迪丽芭妮的手指痒痒起来，恨不得马上把眼前的美景、这调皮的生灵以及它舞动的倒影全都纳入画中。她本可以调出鸟儿身上的金黄与雪白，它身后稻田中起伏不停的碧绿，以及头顶上的那一片蔚蓝——可惜，因为家境所迫，她早已卖掉了所有的颜料。

皮尔翠特的叫声不怎么讨喜，然而此刻它唱出了每个人愉快的心情：雨停了，人们不用再呆坐在房中，看雨滴一点一点地将泥砖墙蚀穿；不用再为清除黑色的霉斑而大伤脑筋；也不会再触景伤情，为往日的不幸哀伤，为明日的生计担忧——迪丽芭妮家也不例外。迪丽芭妮和塔娜有个酝酿了许久的打算，不过至今还没征得希莱尔妈妈的同意，可是不能再等下去了，该着手去做了。

几场大雨过后，这座港口小镇——古拉斯——便会迎来凉爽而干燥的时节，各国旅客会乘着海船或者大篷车蜂拥而至，迫不及待地买走这里的细绢、香料、金属制品与宝石。天一放晴，商人们搭起的帐篷将如花朵一般绽放在行会与海关之间的空地上，小贩也会摆出各色美食。想到那鲜嫩的莲雾片、撒满豆蔻与姜糖的油炸点心，还有蘸过罗望子酱的香辣煎饼……迪丽芭妮不禁舔了舔嘴唇，然而，一声大喊把她瞬间拉回现实。

“快看，基拉，谁家的谷仓门没关！”

前方有一大群在官邸干活儿的侍女。迪丽芭妮挺直腰杆儿，

想看看前面怎么走。侍女们跟她一样，都是头上顶着水罐，赤脚上沾着泥，然而她们不像信奉十二神教^①的女子那样身着绚丽的短上衣与裹裙，而是罩着白衣教信徒装束。皇帝颁布了严苛的规定：上到公主，下到洗衣女工，所有白衣教信女必须上身穿纯白长袍，下身套紧身棉布长裤，将从喉咙到脚踝的每一寸肌肤都遮得严严实实。正当妙龄却只能穿着如此寡淡的衣服，最多也只是在长袖上缀以黄色丝带作为装饰，迪丽芭妮真为她们感到惋惜。

她认得面前的两个姑娘。明知她们不会还礼，迪丽芭妮还是照例向她们打了招呼。这群人皈依了侵略者的信仰，却那么趾高气扬，仿佛一统天下的是她们自己。“祝你们安好，基拉、古尔兰格。”

没想到，圆脸姑娘基拉竟然朝她点了点头。古尔兰格则抱着双臂，懒洋洋地吐出两句话：“刚刚是母牛在讲话吗？靠边站，乡巴佬儿。”说这话时，她头顶的水罐纹丝不动。古尔兰格比迪丽芭妮年长一岁，又高又瘦。

“别这样，古尔兰格，”稍矮一点儿的基拉拽拽好朋友的袖子，“我们夫人说，不能再惹是生非了。”

“我才没有呢！”古尔兰格轻蔑地笑道。在她身后，有人骑着匹白马走了过来，她头顶的水罐引起了马儿的兴趣，不过这姑娘只顾着嘲弄迪丽芭妮，对这一切都浑然不觉。“土包子，我连啐她都嫌脏——哎，救命啊！”雪白的母马嗅了嗅古尔兰格的耳朵，吓得她尖叫了一声。这姑娘往旁边一躲，一脚踩进了水坑。她慌忙扶住头顶盛得满满的水罐，水花四溅，弄湿了她白色的衣衫。

白马也吓了一跳，它抖抖脖子——水罐刚才还近在眼前，一下子就够不着了。

^① 十二神教和下文的白衣教都是作者虚构的教派。

“祝您安好，卡利安老板。”迪丽芭妮竭力憋住笑，腾出一只手，摸摸马儿：“你也安好，茉莉。”

“安好啊，迪丽芭妮姑娘，”年轻人和蔼地说，仿佛他刚才并不是有意让爱马来帮迪丽芭妮解围的，“还有各位姑娘。”

基拉紧张地瞄了古尔兰格一眼，然后屈膝行礼，罐子里的水一滴都没洒：“抱歉，先生，我们得走了。”

“愿你们顺心如意。”他对着基拉的圆脸挤出一丝笑容。其他侍女一边学基拉行礼，一边捂着嘴咯咯地笑。

古尔兰格并没有笑。她背对着白马与它的主人，瞪着迪丽芭妮说：“明天见！”

在局外人看来，这句话并不像是警告，然而迪丽芭妮清楚，下次她们见面时，这姑娘就会找她算账。不过看着高傲的古尔兰格被一匹马轻慢，值了。

古尔兰格愤愤地走在人群后面，腰背挺得笔直，干瘪的臀部在宽大的白袍下左右摇摆。迪丽芭妮知道，古尔兰格这般造作的步态是做给卡利安·尼克哈特看的。这位年轻的生意人和他的马在集市上颇受欢迎。他忙着打理父亲的生意，却总会抽空让小孩子摸摸茉莉柔软的鼻子、为陌生人指路，或者跟海关的搬运工寒暄几句。以前，迪丽芭妮家和卡利安家都做宝石生意，都说同行是冤家，然而迪丽芭妮的父亲那时常说，尼克哈特老板家的孩子都品行端正、彬彬有礼，是好孩子的榜样。

茉莉轻嗅着迪丽芭妮的手。迪丽芭妮向下一瞥，发现裙摆还挂在膝盖上面。卡利安的姐姐西玛可绝对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失礼。“家里还好吗？”她一边问，一边趁卡利安不注意悄悄地放下裙摆，“妈妈和姐妹们都好？”

“诸神保佑，都好都好。”年轻人笑道，“只是自从扎西德王

子的游船靠岸，大家都忙坏了。”

迪丽芭妮伸手示意着地上深深的车辙与水坑：“路这么难走，可王子殿下只待几天就要回法贾迪巴德城，看来他还真是着急啊。”

“我想也是。父亲说，总督他们都没想到王子会这个星期来。母亲手忙脚乱的。”

“夫人小姐们离开之前，会去你们家做客吗？”

“但愿吧。你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穿戴整齐，恭候她们光临呗。”卡利安扯着绣花腰带说。当然，这个年轻人穿的不是白袍，而是庄重的礼服：上身是炭灰色长衣，下身是紧身长裤，腰间还有一条精美的饰带，上面的几何图案均是金银丝线绣制而成。“她们也可能会让我们把宝石带去要塞，让她们挑选，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母亲让我们把家里打扫干净，把宝石擦亮，严阵以待。”

“嗯，她们很可能会去你家，”迪丽芭妮肯定地说，“我爸爸总是说，尼克哈特老板家的货……”讲到这里，她犹豫了一下，把“仅次于我们家”这几个字咽了下去——如今已时过境迁。至少，在塔娜的打算实现之前，现状不会有所改观。“在整个第十邦都是最棒的。”她以这句话收了尾。

“这一季，我们手里的确有几颗宝石还不错。”卡利安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迪丽芭妮话语中那尴尬的停顿。紧接着，他的表情严肃起来：“我代家人为令尊的去世表示哀悼，迪丽芭妮。这是古拉斯镇的巨大损失。听到噩耗我们都十分难过。”

“谢谢，卡利安。”迪丽芭妮轻轻拍着马儿的脖子，用手指梳理它柔滑的鬃毛。此刻，眼泪正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不过她才不会在大街上哭鼻子，“要是没有希莱尔妈妈和塔娜，我都不知怎么办才好。”

“咳……”年轻人清了清喉咙，“说到塔娜，她最近有没有提到……”

“我姐姐最近很好。”迪丽芭妮打断他的话头。她按了按卡利安的手，提醒他旁边有两位大婶正在路过。

他没有再说下去，而是拍拍她的手腕，打着宝石商专用的暗号：“好了吗？”

迪丽芭妮朝旁边瞥了一眼。两位大婶在附近徘徊，不过是背对着他们的。

“没有，尚待推敲。”打完这句暗号，迪丽芭妮抽回手。“希莱尔妈妈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为了防止她们偷听，她说得很大声。她们怎能不偷听？尼克哈特家的儿子在跟杰沃里克家的姑娘交往——这是多么妙的谈资！即便是没有这回事，又有什么关系？迪丽芭妮喜欢谦和有礼的卡利安，不过她的姐姐塔娜，可以为了跟卡利安说上几句话，不惜一天来打十次水，并且把卡利安说过的每个字都当成宝石珍藏在心底。

“请代我向她问好。”卡利安说。

“我会的。”迪丽芭妮回答道。她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看着她，卡利安那乌黑的眼睛里写满了疑惑。这时，茉莉跟两头长角水牛较起劲来。卡利安向迪丽芭妮施礼告别，然后骑上闹着情绪的茉莉向小镇的莲花城门走去。

“懒姑娘！”皮尔翠特鸟还在不依不饶。

“你，闭嘴！”迪丽芭妮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水，希莱尔妈妈和姐姐还在等着她打水回去呢，都是她不好。

然而，大雨荡涤过的世界多美啊！洒落肩上的，是和煦的阳光；映入眼帘的，是各种艳丽的色彩——连饥饿都无法使这种愉悦消损半分。茂密的灌木丛掩映着耕地，鸟儿在其中歌唱嬉戏。

迪丽芭妮觉得，贫家姑娘的生活要比富家千金自由得多。搁以前，如果没人陪护，她是绝不会被允许独自来圣井的。以前，只要她一出家门，身边就得有仆人跟随，哪怕是去街角的小贩那儿买腌菜。想到腌菜，迪丽芭妮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贫家姑娘有的，是挨饿的自由。”她耳边又响起了塔娜的话，它就像腌菜一样，酸溜溜的。亲爱的塔娜最近日渐消瘦，因为她总是把自己的饭推给妈妈和妹妹吃。尽管希莱尔妈妈和塔娜姐姐跟她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比起那几位贪婪的表叔，她们更像她的家人。希莱尔妈妈病得很重，整日为丈夫的去世而悲痛不已。所以，迪丽芭妮和塔娜只好站出来为这个家的将来做打算。迪丽芭妮敢用那对金镯子打赌，这次她们一定能赚到钱。

塔娜算不上美人，不过她慷慨无私、手脚勤快，理应得到一位对她倾心呵护的丈夫。就算卡利安对她无动于衷，古拉斯镇还有许多崭露头角的年轻商人在等着她：鲁斯塔姆，马内克，还有布西姆……只要这几个小伙子的生意稍有起色，塔娜就可以从这些追求者中间挑选一位如意郎君。

忽然，迪丽芭妮不小心踩到了什么，只见黏稠的泥巴在她脚下滑动起来。她踉跄了一下，忙抬手扶住头上的水罐，随后跪倒在水坑里。这时，一条长长的绿色缎带游动起来，灵巧地避开了四溅的污水。这条带子仿佛是用镀过珐琅的丝线织就的，迪丽芭妮从没见过如此精美的织品。它很衬塔娜的那头乌发。

还没等她伸出手去抓，缎带就自己盘绕起来。迪丽芭妮呆呆地看着它，膝盖在泥沼中一阵阵发冷，她的手死死地抓着罐子。太迟了！她这才注意到“缎带”有着娜迦^①般壮硕的身躯和三角

① 娜迦：印度神话中的蛇神，人身蛇尾。

形的头颅。毒蛇的尖牙中注满了剧毒，倘若被它咬上一口，不用等到麻木的嘴唇触到大地，她便会命丧黄泉。

毒蛇打量着迪丽芭妮——她的额头冷汗涔涔，粉红的裙子上沾满了泥巴。

贫家姑娘或许可以光着脚，提起裙摆，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然而，富也好，贫也罢，没有哪个姑娘胆敢怠慢娜格哈莉女神派遣来的神蛇。智慧、好运、死亡——神蛇究竟会赐给她哪种命运呢？

塔

第二章

娜

她算是什么人，
凭什么自夸眼光比宝石行会的学徒还要好？

“蠢丫头！蠢透了！”希莱尔妈妈将一只空铁锅扔进灶眼儿里，震得灰泥簌簌飘下，落到满是黄黑色灰尘的石砖地上，“这个主意根本不靠谱，我不同意！听到没有？我决不同意！”

塔娜跪在炉火旁，拨弄着手腕上细细的金手镯：“妈妈，请您理解，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希莱尔妈妈冲她晃晃木勺，说：“背着宝石行会做这种事，要是白衣士兵破门而入，把你扔进阿尔瓦总督的监牢怎么办？要是他们抢走迪丽芭妮的手镯，把咱们都赶进贫民区，到那时可怎么办？”

希莱尔妈妈的话很难听，塔娜却察觉到了里头的恐惧。“别担心，妈妈。”她轻轻地接过木勺，放到一排罐子旁边。以前罐子里装着热芥末油、鹰嘴豆粉和各类香料，现在却空空如也，“我

不会自己出面的。尼克哈特老板会代表宝石行会在我的鉴定书上签字。由他来卖那些宝石，缴那些税。谁都不用坐牢。”

希莱尔妈妈又换了个说法：“你才十六岁！我不许你求我们的生意对头帮忙！”

塔娜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她和迪丽芭妮都不是小孩子了，完全可以面对残酷的现实。她们家以前的确跟尼克哈特老板是生意对头，可那是两个交易季之前的事了。后来，强盗打劫了继父杰沃里克的商队，杀死他，洗劫了他的钱财，而他的遗孀——希莱尔妈妈——饱受打击，一病不起，近来才有心情打理家务，为没有好茶、鲜花与檀香皂享用而抱怨不停。如果塔娜和妹妹迪丽芭妮做任何事都要先等希莱尔妈妈同意，她们一家早就饿死了。

希莱尔妈妈又提高了嗓门儿，好像塔娜刚才没有听见她的话似的：“体面人家的姑娘不该夜里让男人进家门，污了自己的名声，白白招惹麻烦上身。”

“男人？”正往米罐里看的塔娜抬起头，“您是说卡利安？”

“他的白马那么招摇！邻居肯定会说三道四。”

塔娜摇了摇头，说：“古拉斯镇的每个人都知道，卡利安是代表他们家出来做生意的，大街小巷哪里都去。”她从米罐中抓出两小把米，指甲都刮到了罐底。她把米粒慢慢地撒在托盘上，这样就不必抬头看着希莱尔妈妈说话了，“再说，他为什么不能替他的姐姐给迪丽芭妮捎口信？他来我们家，只是放下盒子就走，没给别人机会说闲话。”

“他们会嘲笑我们家穷，没法好好招待客人。”

这一点他们倒是没说错。不过要是塔娜这么讲，希莱尔妈妈肯定会坚决反驳。昨天晚上，家里还是有一点儿饮用水的，可惜

没有茶叶。卡利安上门做客，她们连杯茶都捧不出来，塔娜简直羞惭得无地自容。卡利安说自己还有别的生意要谈，顾不上喝茶。那么晚还要做生意？塔娜觉得，那只是卡利安厚道，不想让她难堪罢了。然而家境每况愈下，她不得不接受他的怜悯，尽管，她曾对卡利安有过更多的奢望。

塔娜拨动着盘中的米粒。米是最便宜的那种，难免掺有草秆儿和砂子，得用手挑干净。

“昨天你要是再热情些，他没准能多坐一会儿。”希莱尔妈妈不满地说。

“我并没有失礼。”塔娜被这蛮不讲理的话刺痛了，“他是来谈生意的，不是专程登门做客的。”

“仪表堂堂的年轻人来家里，就应该竭力讨他喜欢。你怎么就不能多学学迪丽芭妮呢？像她那样嘴又甜，人又大方。”

塔娜朝手中的米做了个鬼脸。其实，为了引起尼克哈特老板的重视，不派遣仆人而是派他的儿子亲自来一趟，她已经精心打扮过了，可是妈妈还是像只皮尔翠特鸟一样喋喋不休地责备她：“为什么不好好保养头发和皮肤？”“难道想有一双跟挤奶女工一样粗糙的手吗？”“吃得太少，骨瘦如柴，跟只浑身跳蚤的猫鼬一样落魄——这样的姑娘哪个男人会喜欢？”

塔娜知道，即使她把手腕上这对细细的手镯换成十二个分量十足的金镯子，一天梳一千次头发，用夜莺般美妙的嗓音讲话，只要迪丽芭妮一出现，男人们也不会多看她一眼。不过眼下还有那么多问题亟待解决，她并不想在这种事上斤斤计较。塔娜最后想到一个法子，可以让家人暂渡难关。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已经同意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会支持她吗？不，希莱尔妈妈竭力反对。